

2. 为什么要学香

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。

香的宁静中

自己,感知外物。

品香,享受宁静的内心世界

文图 社群智

地地道道的『洋芋茷』

文字 奴

上大学时,住学生宿舍。我们喜欢在床的周围拉上帘子,一围,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天地,各自在床头放上自己喜爱的书籍、杂志、零食等物品。想热闹的时候,大家拉开帘子海阔天空一番神侃;想清静的时候,合上帘子,里面就成了一个人的温馨世界,可以躺在床上听音乐、看书,或者什么也不做,闭目养神。有时早上睡过了头,被子也不用叠,帘子一拉,赶紧往教室跑。我们互相开玩笑说,瞧你那床,跟“狗窝”似的。另一方立刻嬉笑着反讽,你那床连“狗窝”还不如呢!

那时候,床就是我们的窝,是我们的私人空间。这窝,有点杂乱,有点狭小,但暖暖地呵护着每一颗青春奋进的心。

晚上,我们常常躺在“窝”里闲聊,都憧憬着毕业后可以租间小屋,每个人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张单人床,而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,我们可以随意布置它、装扮它。聊着聊着就扯得更远了,我们梦想将来会购置自己的住房,非常宽敞、洁净、明朗。

告别宿舍,告别一起走过的青春,我们毕业了。就业后,也有了栖身之地,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布置了,却忽然发现原来还是有很多不如意:房间太小了,没有发挥的空间;钱太少了,没有装点的能力;工作不稳定,没有修饰的必要……这个房间,既属于我们,又不属于我们,它只是一个比大学宿舍那张单人床稍大一点的“窝”。其实,我们心存感激,是这个“窝”暂时容纳了一群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,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安放。

因为工作变动,我换过很多住处。毕业时去同学家借住过几日,上班后住公司宿舍,然后自己租房子,还没到期,结果又离开了那个城市;住过破败的小旅馆,住过简陋的出租屋;和房东合住过,和同事合租过……梦想不息,奋斗不止,我就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不停地漂泊。对我而言,那些曾经住过的地方,甚至还没来得及“窝”出温暖,就已经离开了。

记得那年的冬天,我生活在一个北方的城市里跑销售,住的那个小屋很冷,也没有厨房。我每天傍晚出去随便吃点东西,回来的时候,总是看见隔壁一家老小围坐在圆桌前吃晚饭。那一桌飘香的饭菜,那一桌浓浓的亲情,刺激着我的感官,以及心底深处每一根脆弱的神经。每当那个时候,我开门的手都会忍不住微微颤抖,“家”这个字迅速占据心中的每一寸空间。

有多少人,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,漂泊在异乡的城市里。他们也许有个“窝”,但却不是家。家在远方,那里有可爱的孩子、贤惠的妻子、和蔼的父母。许多打拼者,就像曾经的我一样,在陌生的城市里挥洒汗水,希望靠自己的努力,买房,成家。虽然说“家不等于房子”,但没有自己的房子似乎就没有家的安全感和温馨感。房子,或许是我们打开一座城市之门的“钥匙”,这是奋斗在肩的重担,又是心中殷殷的希望。

为了“家”,逐梦“房子”,我们从一个“窝”到另一个“窝”,在漂泊中砥砺前行。

苏东坡曾经在他的诗歌中饶有兴味地写道:“焚香引幽步,酌茗开静筵。”焚香探幽,品茶香茗,这种诗意的生活给予了无数文人雅士精神的愉悦和创作的灵感。

在清室中慢慢拨动香粉,放慢生活的脚步,你也能在宁静中感受并享受内心世界的美好。

与“香事”结缘由来已久,因为喜爱古诗词,在吟诵古诗词中总能追逐到诗人写到“香事”的诗句。

白居易晨起焚香读书:“晨起对炉香,道经寻两卷。”杜甫携香写诗:“朝罢香烟携满袖,诗成珠玉在挥毫。”李商隐坐看香气缭绕:“金蟾啮锁烧香人,玉虎牵丝汲井回。”黄庭坚爱香如痴,自称“天资喜文事,如我有香癖”。李清照存世的五十九首词中,有二十二首和香有关,“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销金兽”“沉香烟断玉炉寒,伴我情怀如水”“记得玉钗斜拨火,宝篆成空”。陆游的诗词中也弥漫着香韵“团扇兴来闲弄笔,寒泉漱罢独焚香。”写香的句子,在中国的诗词库里可以随意撷取。

自幼读过的诗词在心中种下了爱香的种子,而真正开始和“香事”结缘,则是有一次在西安遇到了一位品香师。我们聊起香事,他拿着自己制作的各种香给我展示时,我好像无师自通地能够明白香料背后想要表达的情感。

浓烈的香是热烈的追求,如牡丹一样的绚烂;清雅的香想表达向往田园的隐逸。这种种的香品,好像正是不同的人生追求,那些诗词背后的诗人形象便也更加具体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此时的我,对于香的认识和接触,更多是停留在诗词的印象。然而,在我们的相谈中,这位朋友问我,你这样爱香,为什么不自己来品香制香呢?这番追问,让我突然间开了窍似的,是呀,为什么不呢?

于是乎,香篆品香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宁静的室内,铺展香帘,放置香炉,轻轻地添加一层香灰,用香押将香灰整理平整,放入香篆;用香匙从香盒中轻刮一勺香粉,放入香篆中,再用香勺慢慢整理,让香粉进入香篆的空隙;轻扣香篆,缓缓提起香篆,看着香粉脱模成型,点燃后香气缭绕满室,在自然界馈赠的芬芳中,感受自己内心的宁静。若你内心不够宁静,当你提起香篆,就会发现,香炉中的香篆很难成型。

除了篆香之外,当天气渐渐凉爽起来的时候,就会改变品香方式,使用隔火熏香。洗净双手,铺展香帘,将香灰放进品炉,用香筷轻轻松动香炉中的香灰,并在中央挖出一个碳孔,将香碳放置在碳架上点燃。等到完全红色却没有明火的时候,将香碳放进碳孔,用香灰掩盖,并在香碳上方形成火山状,用香针在顶部开一个透气孔,香带清理香炉边上的香灰,再用银叶夹夹取银叶放置在香灰透气孔上,然后用香匙拾取香粉放置在银叶之上,盖上品香炉,等待香材的香气散发出来。将香炉放在手中,托到胸前,静静品香。在慢慢转动香炉,拨动香灰的过程中,内心的一点波澜,就会涌动手中的香灰。正如古人佩玉以正步伐一样,端正的姿态,平和的内心,才能让香炉的香灰都“服帖”,听从你的安排。

现代人的娱乐生活丰富而多彩,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感官和内心感知的钝化,而品香会让我们在寂静中,感官更加灵敏,内心更加澄明,能去分辨那轻微的香气。在品香的过程中,不同的香,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,或浓烈,或清新,或安心,或安神。

在时间的流转中,感受生活慢下来的这一刻,感受那些急躁的情绪慢慢从内心中抽离出来,内心回归平静的过程。一缕清香,不仅让我们沉淀自己的生活,发现生活的美好和诗意,也能让我们在享受宁静内心世界的同时,感受到生活带来的幸福与温馨。

品香,其实也是在品味一种生活。唐宋以来,品香、斗茶、插花一直被认为是文人雅士怡情养性的“雅事”,在香气的氤氲之间,安静心神,察照内心,丰富生活,滋养灵魂。香气的缥缈,反而更会让人们看到丰实的内心世界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神奇的相遇。

遇见香事,也遇见一种美好的生活。

乡村有很多“洋”字开头的物件。雨伞叫“洋伞”,蜡烛叫“洋蜡烛”,煤油灯叫“洋油灯”,铁桶叫“洋铁桶”,缝纫机叫“洋车”,袜子叫“洋袜”,人民币也叫“洋钱”。

如果这一切都是外来的,那称土豆为“洋芋茷”也不能排除吧,外祖父却说,那是地道的方言叫法。

乡村的童年,简单。玩泥巴,玩最简单的游戏;吃土里生长的,长得也如土地般壮硕健美。乡村的生活很简单,因为简单,寥寥几字就能画出乡村简笔画。就像古诗词里说的“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”“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”。蚕桑、田、溪头、莲蓬,说的都是乡村风物,字里行间都泛着泥土味,接地气,应市井,自然,清新,淡雅。也像俗语里讲的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,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,如此天地人和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则道出中国人的民本思想,有点教条主义气氛,却也实在。食,可以是五谷杂粮,菜蔬瓜果,可以是此基础上的再加工品,说到底,离不开土地。

五月麦熟时节,正是洋芋茷大熟时,洋芋茷丝和自家麦粉做的麦疙瘩烧在一起,再放点咸菜,就是神仙来了也不想理睬,父亲如是说。洋芋茷,我们小时候是当饭后零食吃的,特别是那种一篷二十来个如枇杷大小的,吃完午饭去学校的路上,边剥皮边吃,手里拿着的、衣袋里藏着的,也有个别同学放在随身的透明塑料袋里,下午第三节课间当点心吃。

乡间的做法是蒸着吃。地里收来的洋芋茷直接放在灶间的竹筐或地上,烧饭前洗净黄泥,拿一片屋后墙角寻来的瓷碗碎片,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,瓷片锋口抵住左手拿着的洋芋茷轻轻地刮去表皮,切片后,摆碗,然后放在下完米的铁锅蒸架上,与饭同锅蒸煮。有时蒸的菜多,嫌碗占去空间,就直接放蒸架上,部分蒸出来的洋芋茷片,金黄焦酥,是意外的惊喜。吃前拌上猪油和酱油,这金黄焦酥,挑出来单独吃,对于舌尖,那就是美味。也有刚从地里挖来的,极新鲜的,只沾了水用大拇指指腹一揉,薄薄的皮就被褪去,这样蒸熟后软糯香糯的洋芋茷,准给家里最小的孩子吃,仿佛吃母鸡的头生鸡蛋,满溢着对晚辈的慈爱与祝福。

在乡村,许多孩子都有偷菜吃的经历。蚕豆熟了剥蚕豆,豌豆结荚摘豌豆,萝卜冒白拔萝卜,番薯露红掘番薯。放学回家的路上,绿绿的菜地,各种农作物次第繁盛,成堆结果,哪个孩子不想顺手摘一把嫩豆荚或挖个萝卜嚼个痛快。多数时候,孩子们会躺在密密的野草中吃掉这些战利品。豆壳埋在地下,以期神不知鬼不觉,鲜有菜地主人知道,家里的父母哪能泄露半字。被偷的菜地主人事后发现也不会大张旗鼓,最多怒骂一声便了事,他自家的孩子还指不定偷吃了谁家的番薯萝卜呢。所以在乡村偷菜吃这一桩事,只归到孩子调皮捣蛋中去,谁也不会郑重其事把这行为当作偷菜,一个萝卜十来颗豆谁家都赔得起,这冥冥之中蕴含着对缺乏零食的乡村孩子的关爱。

鲁迅笔下的“六一公公”,对于夜里撑船看社戏回家偷罗汉豆吃的阿发等人,表现出的难道不是长辈的爱护。

我有一个堂哥,长得浓眉大眼很是好看,性格文静,常带弟妹玩乐。一次,他和本村几个同学去地里偷洋芋茷,个头小,数量又多。他们用别人放在菜地棚架上的农具,砸破洋芋茷,轻松快速剥皮,直到放在生起的篝火里烤熟吃尽,才熄火赶回。星星在黑黑的天幕眨着眼睛,月亮也从厚厚的云层里御风而出,夜色里,点点篝火褪去。清晨的太阳来时,那溪边的灰垢会在老牛的哞哞声里慢慢飞扬殆尽,赶牛人照例只露出狡黠的笑。

在我们农村,有一种浑身长毛的芋茷,味道和外表都更乡村,更具中国特色,却比不上洋芋茷有名。食物,固然因人而异,能为人喜欢何尝不是一种欢喜。先不说凭着称呼崇洋媚外,一口一个的洋芋茷,在乡村,你再莫要标榜它是外来词。